



三联贵阳联谊丛书之七

沧桑岁月

——
缅怀镕铸同志

金淑奇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贵阳联谊会 编

沧桑岁月

——缅怀镕铸同志

金淑奇



三联贵阳联谊丛书之七

沧 桑 岁 月

金淑奇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 1/2 插页:8

字数:138 千字 印数:1—1000 册

出版日期:2001 年 3 月 处理:交流与赠阅

准印证:黔新出(2001)内资准字第 344 号

承印单位:贵州省科技信息开发中心印刷厂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言

镕铸同志生前,我早想为他写点什么,因为他是贵州地下党的党史人物,也因为他身上有着许多闪光点。我们相识虽晚,但相交甚笃,20年来,举杯共饮,促膝谈心,切磋史料,品评人生,理念上有许多相同相似处,故相交怡然。镕铸是个平常人,其行为准则,言谈举止皆无任何特殊,但又是个不平常的人,有着特殊经历、特别风范,还有些很值得人们学习和称道之事。

尚未动笔,这位同龄人竟先我而去了,心头难免遗憾。镕铸的夫人金淑奇同志撰写了《沧桑岁月》原稿,我贪婪地读了多遍,总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我觉得这部文稿有两大特点:一是感情真挚,自始至终紧扣“哀”、“悼”二字,哀得实在,悼得深沉;二是求实存真,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来龙去脉,清清楚楚,没有泛泛的哀怨,没有空洞的呼唤,用行为袒露真情。

淑奇同志不是专业作家,不是为着塑造人物而精心设计,但作者以丰沛的夫妻、战友情,通过50年的点滴接

触，耳濡目染，把两个活托托的人展现在我们面前了，作者是个有心人，一些丁丁点点的事都能记而载之；作者更是有情人，对身边事物抒发了鲜明的爱憎；作者还是有理智的人，无论遭遇什么不幸，信仰未移，理想未变，革命的志气未衰，于是我们得以从沧桑风雨中更加体会到二度春光之美，从而引吭高歌夕阳红。

我深信，每一位关心镕铸、淑奇的朋友，每一位正直的读者，都会从西进徒步行军的如实报道中萌生敬佩，从“无名小报”《挺进报》的创建历程受到鼓舞，从“一波三折”、“雪上加霜”的磨难里品尝气愤，从“二度春光”的情意中理解真善美。生活是美好的，人们是善良的，逆历史潮流而动者终将在历史激流中淘尽，让我们更加心情舒畅地迎接未来，愿子孙后代不再遭受那些本不该遭受的磨难。未来一定更美好！

尹克桐

目 录

沧桑岁月

一、弥留时的哀思	(1)
二、相遇、相知、相爱	(7)
三、生命的转折	(35)
四、一波三折	(41)
五、雪上又加霜	(81)
六、二度春光	(95)
七、夕阳无限好	(100)

刘镕铸遗稿

《挺进报》回顾	(113)
省工委在贵阳地区的活动	(139)
忆“老板”	
——怀念张立同志	(148)
忆“盘八”和平解放	(160)

爱国将领谭本良…………… (168)

纪念文章·悼词·挽联

怀念刘镕铸同志诗词三首…………… 李维嘉(173)

回忆刘镕铸同志二三事…………… 仲秋元 何理立(175)

筚路蓝缕 馆务维新

——刘镕铸同志开创贵州文史馆新局面述要

…………… 何祖岳(181)

恢复文史馆 创修地方志

——怀念老友刘镕铸同志…………… 陈福桐(194)

一个不寻常的创业者刘镕铸…………… 陈福桐(200)

回忆“老者”二、三事…………… 狄韵明(208)

真金何惧烈火炼

——怀念老政委刘镕铸同志

…………… 杨世秀 黄文章(214)

无尽的思念…………… 刘 钢(218)

风雨岁月父子情…………… 刘 锰(223)

难以忘却的教诲…………… 刘 铮(227)

悼词·挽联…………… 周 涪 陈福桐 孙文贵(232)

后 记…………… (233)

沧 桑 岁 月

如今,又是隆冬时节,天空阴霾,细雨霏霏,寒气袭人,去年的此时,正是镕铸病情急剧恶化,生命垂危之际,我不禁沉浸于怅惘与痛苦的回忆中。

一、弥留时的哀思

1998年10月,镕铸的肺癌已转移到直肠和头部,贵医院方把他从内三科转移到肿瘤科。瞒不住他了。他叹息道:“我终于还是癌症!”到了肿瘤科,一直进行放疗,身体日渐消瘦,精神萎靡。

1998年12月24日夜,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全身突然瘫痪,大小便失禁,呼吸困难,神志昏迷。

12月25日,肿瘤科下了病危通知书,通知书上写明“肺功能衰竭”。当晚值班医生告诉我说:“患者不仅是肺功能衰竭,而且心脏、肾功能综合性的衰竭,随时有死亡危险,家属要做好思想准备。”这天,他一直处于昏迷状

态,后经医生抢救,病情有所缓解。

12月26日,镕铸显得神志清醒,他用颤抖的手抚摸着,凝重地、饱含深情地说:“淑奇,我对不起你呵!你和我结婚以来,几十年风雨,几十年坎坷,我们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生活中的道道难关。你为我受了很多委屈,身心都受到折磨与摧残。淑奇呵!每当我遭到不公正待遇时,你总是为我担惊受怕,吃不下,睡不着,不知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每当我处境危险时,你总是奋不顾身,挺身而出,为我排忧解难;每当我绝望时,你总给我生活的勇气和力量。我们这个家,多亏你支撑着,否则,早就散了。尤其是我这次患病期间,你日夜守护在我的病榻前,喂药、喂饭、大小便都由你亲自动手服侍,我十二万分的感谢你,我欠你的太多,太多了。”他如此清晰地总结了50年的战友情、夫妻爱,难道这真是什么“回光返照”么?我不禁从内心深处感到战栗。稍息,他继续说:“我的病是好不了啦,只是拖时间。你体弱多病,要善自珍摄,我不能陪伴照顾你了,你千万不要因失去我而过于悲伤。好在,我们的儿女都很孝顺,今后他们会永远关怀你的。”平时,多么坚强的镕铸,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磨难都不会流泪的镕铸,这时他紧紧地抓着我,眼睛直直地看着我,泪水不断地顺着眼角往下淌,泪水湿透了枕巾。

听了他这番凄楚、感人的肺腑之言,我的心碎了,压在心底里的泪水,遏止不住地泛滥了起来。我压抑了悲

哀,强忍了泪水劝慰他,我说:“镕铸,你休息吧!你所说的话,我都听清楚了,今后一定照你的话去做。你说的对,我们是患难夫妻,是亲密战友,你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受委屈最多的是你呵!几十年来,你受尽磨难,但你对党是无限忠诚的,在任何困难面前,你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在任何风浪面前,你乐观坦荡,总是以强者的襟怀,面对生活的风浪。在家庭中,你总是千方百计呵护着我们这个家,记得么?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你在农场劳动,忍饥受饿,将节省下来的粮食拿回家来给孩子们吃,还想方设法买些洋芋、包谷补助家庭食用。1962年,我怀上咱们的小女儿,你托农场附近的农民代养了许多只鸡,产后一个月里我竟吃了许多只鸡,满月后,我成了个大胖子,原来的衣服都穿不上了,只好穿着你的中山服上班,逗得办公室的同志们哈哈大笑。1956年至1957年间,你在省文化局工作时,保姆带着孩子和你住在城里,我在艺干校工作,单独一个人住在学校,每星期日才回家一次,因此,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全由你照管,你没有一句怨言,你真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我能拥有你这样一个好丈夫而感到幸福和自豪。”他宽慰地点点头,但泪水依然往下淌。这是生死诀别的眷恋啊!

12月28日,几位老战友来探望他,给他带来了药方,他微微地抬了抬手,表示感谢。他说:“我已经不行了,什么药方对我来说都是无效了。死,对我来说,并不

可怕,从我参加革命那天起,早把生命置之度外,我这一生闯过了许多生死关,过去同我战斗在一起的战友江竹筠、陈然等,早就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他们被关在监狱时,听到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他们走向刑场时,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但却没有过上一天新中国的幸福生活。我是个幸存者,能活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比起他们来,我已经感到很满足了。”接着,他又惆怅地对战友们说:“当然,这死,还是早了点,那怕再给我两年时间也好嘛!”说完,他一阵沉默,然后娓娓陈述了他想同太慈桥办事处联合办一所职业学校,专门培养“两劳”(即劳改、劳教)回归人员,培养各种技术,使他们就业,服务于社会;他还想沿着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路线,经过四川古蔺县龙山镇一带,到家乡做一番实地考察,写一些回忆录,寄托对死难战友的哀思。

12月30日,孩子们都到医院来了,他郑重地对孩子们说:“今天,你们兄妹们都来了,你们认真地讨论一下,我和你们的妈妈今后的归宿问题。”女儿说:“海天园公墓,我和哥哥们都去看了,还可以。”他说:“去海天园干什么?我是决不去海天园的,何必花那么多钱?我的意见是到兴仁去,那里是我和你们的妈妈共同战斗过的地方,共同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那里有我们的闪光点,也是我和你们的妈妈结为伴侣的地方,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和你们的妈妈共同熬过了几十年的苦难岁月,是患难

夫妻，情深意切，应该生死相伴。兴仁的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

孩子们齐声回答：“爸爸请你放心，我们一定按你的意见去办，我们马上就去联系。”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1999年的元旦节，是镕铸在人间度过的最后一个新年。孩子们做了他平时最爱吃的猪蹄膀炖藕和几样他能够吃的菜，大家都到医院共同欢度新年。这天，他的情绪很好，吃的也比较多，兴犹未尽，问猪蹄膀还有没有。这个年过得还算愉快。

新年刚过，他便处于昏迷状态，时清醒，时昏迷，心情烦躁，呼吸困难，得不时地给他翻身，他还想坐起来。但极度衰弱而瘫痪的他，怎么能坐得起来呢？只有叫孩子们轮流坐在他的病床上，把他扶起来，靠在孩子们的背上，不一会儿又要躺下，就这样反复地折腾着，看到他那难受的、痛苦的样子，我的心揪紧了，却又代替不了他的痛苦，泪水止不住地涌出，心如刀绞。

元月3日，是镕铸弥留之日。上午几次休克，下午一时正，心脏停止跳动。面对生死诀别，撕裂人心的悲痛！我不禁嚎啕大哭。当天下午，孩子们把我送回家中，我只觉得恍恍惚惚的，躯体在行走，灵魂却像飘荡在一个空荡无涯的深渊中，寻找镕铸的踪迹。

镕铸就这样离开了我，离开了他心爱的孩子，离开了他热爱的生活，离开了他眷恋的人间。带着他六十余年

的征程风尘走了；带着心灵上的累累伤痕走了；带着许多未了之情和遗憾走了。他留给我的的是无尽的思念与哀伤。每当我走进卧室，看到他的遗像时，我便仿佛觉得他象生前似地对我微笑，伸出双臂来拥抱我。蓦然惊觉，才发现自己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陷于无比的孤寂与无奈中。我不禁想起了韦庄的《女冠子》一词：“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躺在床上呜呜咽咽地哭起来。虽有众亲友的劝慰，但没有任何语言能慰藉我那颗破碎了的心。

镕铸走了，留给我的是一付沉重的担子：要继续撰写他未写完的回忆录，要努力实现他未竟的精神文明建设计划，要把他未说完的话告诉始终关怀我们的亲朋好友。

镕铸的一生是辉煌的，又是十分坎坷的。他幼年参加革命，长期在刀光剑影、白色恐怖的隐蔽战线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他出生入死，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但脚下迎来的，却是一条坎坷的道路。

建国后，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尽管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勤勤恳恳，但政途坎坷，一再受挫，一再受辱，历尽艰辛磨难。从烈火中熔铸出来的镕铸呵！在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他乐观坦荡，始终以强者的襟怀，面对生活的风浪。

五十年来，在坎坷、崎岖、泥泞的道路上，我俩扶携着，艰难地跋涉，各自咽下郁抑的痛苦；在荆棘丛中，我们

互慰互勉，相濡以沫；在惊涛骇浪中，我们奋力搏击，冲出险滩激流。我俩是革命征途上的亲密战友，生活道路上的忠实伴侣。

二、相遇、相知、相爱

(一)从南京到黔西南

时光流逝，弹指间，五十年过去了。许多美好的往事，虽经漫长岁月长河的冲刷，但在我的记忆里，却未曾褪色，仍是那样地清晰。

1949年4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突破长江天险，直捣国民党老巢，解放了南京。面对着这天翻地复的伟大变革，我满怀革命豪情，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毅然决然地走出校门，投军从戎，考进了二野军大，走上革命道路。

我是1949年5月初进入军大的。进校不久，学校就发了军装。当我穿上军装，戴上缀有五角星的“八一”帽徽的军帽，佩上缀有“军政大学”字样的领章，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腰间扎着皮带，腿上打着利索匀称的绑带，顿觉容光焕发，英姿飒爽，心情愉快，精神振奋，对新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对自己终于走上革命道路，感到无比地幸福和自豪。

开学典礼那天,听说刘伯承校长要来看望我们学员,并给我们作报告,心中十分激动。我心中的刘伯承,是用兵如神,战功赫赫,使蒋介石望而生畏的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仰慕至深,向往已久,今天就要目睹他的英姿,聆听他的报告了,心情怎么不激动呢?他告诫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要同反动派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是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一席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震撼。

听了刘校长的报告,个别胆小怕死的走了。大浪淘沙,我留下来了,我愿在革命中经受考验。

进校后,我们首先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近代史》。与此同时,学校还组织观看了大型歌剧《白毛女》、《血泪仇》、《赤叶河》以及苏联影片《丹娘》、《彼得大帝》、《列宁在 1918》。

在“两史”学习即将结束时,二野军大政委邓小平给我们作了“过关”问题的报告。他说:“大关”三个(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小关无数。过关时,内心是痛苦的,甚至于要倒下去,但要爬起来,再倒下去,再爬起来,不怕困难艰苦,如同不怕敌人的法庭、监狱、刺刀一样。过关,过得好不好,在于立场,立场稳了就过得去,立场不稳就过不去。要牺牲个人的一切,抛弃个人的利益、名誉、地位,站在为人民求解放的立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立场,这就叫做无产阶级立场。

刘校长和邓政委的报告深入人心，大大地提高了我们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

经过了历时半年的较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以及一些生动活泼、多样化文化娱乐活动的形象教育，使我们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初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二野军大提前结束了预科学习，向西南进军。我编在二团八连。这个连队都是女学员，约140余人。

二团的目标是进军贵州。我们听说贵州是个高寒地带，到处丛山峻岭，遍地瘴气弥漫，那里人们常患疟疾，生活十分贫困，环境条件十分恶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还听说少数民族对汉人“放蛊”；又说，历代王朝，把贵州作为犯人流放的地方。贵州被说得如此可怕，又有一些怕吃苦的学员打“退堂鼓”了。

我们女生连的指导员叫秦天芬，是贵州毕节人（贵阳女子师范的学生，抗日战争时期，曾在贵州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后到延安。）她针对我们连队的思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想动员。她说：“我是贵州人，对贵州情况比较熟悉，贵州是祖国的边陲，地方较偏僻，生产落后，人民生活较贫困，这正是长期遭受封建统治及国民党反动派压榨的结果。其实贵州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当年红军北上抗日，二万五千里长征路过贵州，在这块土地上已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贵州人民正在天天盼望解放。一个革命军人，

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一个革命者的本色。”

听她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增强了我们八连女学员进军大西南的信心和决心。

1949年10月16日,二团从南京出发了。八连女学员和全团学员一样,迈着矫健整齐的步伐,高唱革命歌曲,走向征途。

从南京浦口出发,坐的是闷罐车。车上没有座位,没有餐厅,没有水,没有厕所,没有电灯,没有窗子,两扇铁门一关,里边漆黑一团。一个车厢内要容纳一个区分队或两个排,各人坐在自己的背包上。身体弱的靠着车厢坐,其余的背靠背坐着,不能躺下。

到河南驻马店,下了火车,分班做饭,限时间开饭。女生连找不到干净水,只好在铁路两旁的水田里舀些污水做饭。做出来的饭是黄色的,且带有腥味,为了充饥,也只好咬紧牙巴吃下去。

10月下旬抵汉口,稍事休息。女生连乘船溯湘江南去湘潭。男生各连从武昌继续坐火车到岳阳,涉汨罗江,再乘火车到湘潭与女生连会师。

船行走较慢,约十天才到达湘潭。在湘潭整休七、八天,于11月9日,开始徒步行军。从湘潭到贵阳,全程1800余华里。开始每天只走30—40余华里,经过磨炼,增加到50—70华里。

二团到邵阳时,听到贵阳和平解放的消息,上级指示